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
第三十九回 覆舟詢鄉快意對傷心 追友別妻生離成永訣

卻說王大夫往腳下看時，卻像半根紫竹，冉冉自地面起，飄到書院前墜落下來。老翁、童子並無形影，門上藤蘿滿布，苔蘚漫遮。四邊眺望，詫異驚奇。從人陸續俱到，仔細視道：「外面係這般光景，其中如何有人？」王大夫道：「必須入內審視，方能復命。」從人撥去藤蘿，推開門扇，只見荆榛叢裡，突起兩隻皂雕，翩翩而去。踏倒蓬蒿，行上綠苔，堂上正中坐著一人，冠朽衣敝，兩肩畢露。面前藤鞋，一隻在地，一只穿通，掛於朴樹乾上，左旁橫著一個白骨屍海王大夫命將御爐擺於面前，獻出石火，焚起妙香。忽見那人舉頭開眼，正係小木。視王大夫，慌起身道：「纖微細事，寸已辦妥，何勞大夫遠涉？」王大夫道：「先生學貫天人，小生奉命不虔，望為曲宥！」小木道：「大夫誼正道明，天人欽敬，不必過謙。」以足蹴白骨道：「起！起！勿貪睡，嘉賓至矣。」只見那屍骸顏色漸轉，肌膚驟盈，氣脈來復，軀軀起立，是個小童，雙手揉著眼睛道：「有何使令？」小木道：「供餐待客。」童子應道：「有。」走向神座下，捧出一個篩大的白蓮蓬來。小木道：「荒野苑中，無物可敬，大夫勿怪！」王大夫道：「得賜蟠桃，三生有幸。謹領帶回，以供祖先。請先生作速命駕，以免主上懸望。」小木道：「大夫朝門焚香時，學生知之，即往都中，當夜業經拘到各魂，立成定案。大夫不信，現有二物，請帶回去啟奏主上，諒無疑議。」王大夫道：「係何物件，乞並指明！」小木於袖內取出天露果一盤，又於蒲團下取出冊子一本道：「此御宴所賜，並各犯賊數、姓名全冊。」王大夫道：「主上仰慕，先生何不勉為都中之行？」小木道：「學生避跡於此數年，今忽有人饒舌。彼聞妙香時即欲遷避，因素仰清閉。勉為從事。事既了矣，虛行何為？學生從此出漩渦圍外去矣，免得將來饒舌者又饒舌也。」王大夫知不可屈，乃收二物，告別回都。小木亦命童子拾起蒲團，送王大夫下玉筍峰，分東、西路而去。王大夫回望歎息。只見嶺下軒車人眾上來，內中端坐一位霜鬚老叟，早到跟前，連忙下車，拱手招呼道：「表兄如何在此眺望？」王大夫再看時，卻像平大夫無累，因答道：「公幹至此，賢弟佐輔公鎮鐵圍，因何歸國？」平大夫道：「奉武侯移文致輔公，令弟回都奏明，往金蓮島察看情形。」王大夫道：「如此偕行，甚不寂寞。」乃同車前進，互問風土人情近事。數日到都。入朝禮畢，王大夫呈上珊瑚盤、天露果、賊犯清冊，奏道：「臣奉命到玉筍峰書院外，見門封台薛，人則地滿荆榛，有異人養息於內。臣焚香，宣命再三，那人力辭，事已辦竣。臣不肯信，乃於袖內取出盤果，說是殿上帶上去的，又出清冊以為證據。那人似厭塵囂，說將避出漩渦圍，已往東去矣。」島主嗟歎。再看那盤如舊，惟果倍覺新鮮。展冊看時，問司寇大夫朱邑道：「各犯自首正法，匯冊可曾造成？」朱邑奏道：「現在邊遠地方，昨日仍來不絕。雖俱臆清，須待無有來者，方可匯呈。」島主道：「平大夫父子赤心，鐵圍政績為最大，武侯又奏差往金蓮島。皓首猶勤勞國事，遠涉山海，其進爵庶長。」平無累辭道：「臣草茅賤士，得居顯要，含愧多矣。今未有寸功而蒙上賞，益增羞慚。如果托主上洪福，看出破賊機宜，群邪授首之後，受恩未晚。」島主依允。命侍衛二名、禁軍二百名護往金蓮島。平無累拜辭出朝，帶領前去。

島主將木子冊內犯員名數算過，共九百九十名。問朱邑道：「草冊共名若干？」朱邑查復道：「連今日共九百九十名。」島主道：「二冊相符，案全不少矣。」原來，自木寸於雙烈廟去後，次日即有附近牧令持冊至武門外自首。放下冊子，自將貪婪事件細訴清楚，後便撞石腦裂而死。從此，接踵至者或自首斷，或自刎腸，或自某解，繹絡不絕。司城大夫令拋棄於北邙山內。

數日之間，蛆蟲滿地，蒼蠅遮天。所使探聽各巡軍歸報，某邑幸於某日將久新定案悉行更轉，杖斃若干吏役暨行賄原人，後即不知去向。當時室內回祿，毫釐無存。各巡軍所報，大略相同。白嗣廣奏上，島主命匯成冊，令同木子呈冊核對，名實相同，絲毫不差。島主不勝驚異。再查受犯員賂賄諸人，除已誅死外，仍有逃去，金蓮島作亂者。其餘朝中大小文武，並無姓名在內。島主大喜道：「朝野絕無邪佞之臣，此亙古所少！」其大赦國內，命將雙烈廟旁靜室地基擴開，建造真君殿。三旬完竣，封木寸為昭冥掃奸保國真君。殿宇高峻崇赫，侍從形象威嚴。

平大夫察看情形，回奏道：「臣視金蓮島勢，上有懸岩覆蓋，下有莫測深淵，除飛上與斷石莖，更無他策可破。今君聖臣賢，彼即猖狂，亦不足為患，請主上置之度外可也。」島主道：「似此無可奈何，寡人於心終不得慊。大夫其勉為寡人仍往鐵圍。」平無累道：「臣自二十五歲御武侯平四鎮，至今食祿五十年，年七十五歲矣，齒牙盡脫，眼目昏花，手足不利，食少疾多，如仍戀棧，必於政務有損無益。懇賜免休，以保餘年。」島主道：「前聞安太醫言，卿過於勞憊，寡人實不能餘。然猶以事相累，心又難安，其以庶長品職俸祿致仕，其勿再辭！卿既休致，應薦賢才自代。何人可用，據實奏明。」平大夫道：「中大夫曙珠明敏精詳，朱邑沉靜廉明，谷裕謀深慮遠，皆可使用。」島主道：「曙珠回天印省疾，可著谷裕升補。」平無累謝恩歸休不提。

浮石自此，朝無佞臣，野無曠士，君安其分，臣盡其職，盜賊絕跡，囹圄草滿，數年之間，真成雍熙氣象。不覺島主百九歲了。島主召輔公、武侯、廣望君暨三公主來朝賜宴惟危殿，大小諸臣侍陪。宴畢，島主道：「召請先生、駙馬共議，來年寡人百有十歲，授政與太子一切事宜。」武侯等同奏道：「主上神氣康健，命太子監國最為合適。」島主道：「寡人賴先生指教及諸卿竭力，政無疵穢，惟群奸逃匿未滅，終屬斬草留根。先生、駙馬為寡人籌之。」廣望君招指道：「此其時矣，臣請視之！」島主大喜，命強弩都尉武略帶三百軍士護衛前往。

廣望君辭出，方珠稟武侯、二公主道：「孩兒願隨叔父視賊。」武侯依允。方珠出朝，追著廣望君稟明隨行，回府駕車備馬起程。廣望君命往烏楓嶺進發，方珠道：「應取路落鵬山。」廣望君道：「課利東北。」方珠乃不敢言。

數日到烏楓嶺，過柘藤林，直抵新沙，望著汪洋浩瀚，氣象萬千。只見眾人紛奔若狂，遠看似雪如潮一匹白練，自北往南飛跑不休。方珠策馬驟到前邊，詢問旁人，答道：「昨日洋裡躍起一匹馬，岸邊軍民趕捉不祝偏盤旋只在境內，又不遠去。今早用漁網四邊圍籠，已將獲住，忽然衝破奔出，帶網而跑，眾人追逐不著。」方珠聽罷，加鞭向前。那馬見趕得緊急，就地一滾，四蹄及身上之網俱經脫去，只套在項上，拖垂前胯，不便奔馳，將頭兩邊亂擺。方珠趕到，於此鞍上縱身躍過，跨著那馬。那馬也顧不得有網礙事，撒開四蹄，如風馳電掣向前飛跑。方珠用兩腿夾緊，彎身挽起敗網，即於項下復繞上來，如韁繩般執著，任其超騰。只見山岡、城市、樹林、屋宇，接連飛到身旁，倒向後去。忽然一片赤霞又壓下來。仔細看時，卻是丹鼎的城牆。驚道：「如何恁的快！」便掣轉敗網，那馬便旋身，撥刺刺的跑回舊路。未及半個時辰，已到新沙埠頭。新沙守將西星正在船邊伺候。其時，廣望君已經舍車上船，方珠便挽定破網下騎。那馬兀自收勒不住，方珠用右膊夾定馬項，有家將名喚常淑，趕來上了勒口、響兜，放好鞍轡，扣緊肚帶，掣定韁繩，脫去破網，方珠始與西星作禮。再看馬時，從頭至尾，足長一丈，並無雜毛，渾如水晶，雪片般白，西星稱贊不迭。方珠便囑將馬養好遣送往都，交駙馬府司僕收管。

西星應允，乃同下船。廣望君命回城，不必遠送，西星遵命過船。

武略傳令拽篷往北開行，真正風順篷高，速如弩箭。當晚因風止霧興，長空漫滿，泊於鯤魚灣。次早霧收，風仍如昨，薄暮已到白蘋洲。龍街等接到，上船參畢。四邊將官聞信都來請安，廣望君逐人慰勞。次日開船往金蓮島來，遠看形勢寬闊雖不及天印，而高聳過之。駛到跟前，纜定下錨，見石壁有光，如青銅顏色，命方珠道：「試以錘擊之。」方珠使錘輕敲，分毫不動，用力擊下，只見火光迸散，錘柄折斷，錘頭翻高，再落下洋，石壁全無損傷，方珠大驚。廣望君命解纜，周圍巡視，處處相同。乃令每船取黃豆二石、荷莖三十斤、鹿角木三十斤、綠蔥十斤、爬山虎二十斤、菖蒲二十斤、鯪鯉一尾，各碎成末，又研松香二十斤、桐油二百斤，調如麵糊，令尋石壁陷低處，方可逕尺，黏糊塗於上。逾時審視油乾藥縮，乃燃火焚之。

煙燄四出，次後漸漸斂收。片時煙盡，藥亦成灰。令以巨鑽力斷面上寸許，堅如檀木，腐碎紛紛，其下仍堅似鐵，復上料油焚之。如此反覆兩晝夜，共焚二十餘次，鑽深三尺有零。因令實薪艾於中，量口寬大，斲石如蓋，再焚薪艾，火著煙起，以石掩口，蠟封交縫，無煙外溢。令巡船十隻，四圍審察，有煙出處，即速報來，探軍得令而去。

次日清晨，有巡船飛也似棹來，報道：「離此西去約十餘里，石壁上面不見縫隙，有煙如雲，裊裊而生。」廣望君令移船往看，果然如蒸籠氣出，根株漫漫，聚成一縷。廣望君大喜，令用藥照塗，橫直俱寬六尺，候乾吸緊，燃火焚燒，煙消則去枯燼，另上新藥。凡經三次，用斧斫去鬆石，約有一尺深淺，內裡仍堅。如前，隨煙出處，上藥焚斫，加以錘擊。藥艾應焚盡，去灰易艾，焚著掩封，使煙不斷。如此閱月，攻進一里有餘。裡邊石色漸淡，體質漸鬆，十日攻進半里。又經兩月，約深入二十餘里。

這日焚過，用斧砍去，嘩啦聲響，倒去石壁二尺有餘，露出一個空缺，煙頃息了。復用斧鑿照六尺寬大，四邊盡行擊去，只見石落，不聞響聲。再細看時，約有裡許寬圓一個空窟，上通於頂，下入於底，俱不可測量。霧氣漸漸蒸起，冷風颼颼，眾軍慌跑出來，上船稟報，只聞滑滑之聲。回首看時，洞內一派青水湧出。船已移開，水勢漸如傾盆，瀉峽衝出，懸空數十丈，方重頭入洋。

廣望君大喜。次日，水勢即弱。到第三日，只見豁澗流泉，不似衝湧形狀。令武略取箭三百枝，寫「罪首惡，赦挾從」六字於乾上，開船用梯於鷲向著垂崖上四面發去。第五日更鼓時候，有人縋練下來，正落龍街船上。龍街審道：「你姓名誰，因何送款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姓鬱名周，係鬱廷族人。今島上三十六池之水全涸，蓮實在腹，無水不能消化，俱發脹作癩。往年，鐵鷲引牛達等來島躲避，牛達等陡起殺心，將伍彩人眾及鬱廷家口殺殺鐵鷲不忿，大數其罪，自剄而亡。小人力孤，不敢與敵，欲密送款，惟恐玉石不分。昨日拾得弩箭，因同心腹商議，特來報信，預備指使。」龍街帶到大船上，稟明情由，廣望君道：「你可仍上去，多放金鏈以引我軍。」鬱周道：「往年大軍圍島，石中盡將金鏈收回。其時小人用砂土掩埋，只得此條，其餘的都繳回了。」廣望君道：「你可帶繩上去，垂下接引軍將，擒賊之日，定授上賞。」鬱周道：「國賊家仇，時刻切齒，不須君侯囑咐。請將巨索雙結成梯，小人盤上去，將金鏈放下，引上軟梯，以引將士接踵而登。」廣望君喜道：「甚善！你可速去。」

龍街帶回，付以硬梯，鬱周仍盤上去。龍街令結繩梯數十道，再稟廣望君道：「金蓮形勢，上下皆難，鬱周之心未知真偽。」廣望君道：「無妨。使有過將士上，多引軟梯，建功以免前罪。次著龍峰、韓繼祖帶狼頭軍五百名隨上。方珠、武略帶賊虎軍五百名接應。」四將領命而去。

龍街問道：「君侯初時燃艾閉穴，聞煙出而大喜，何也？」廣望君道：「煙出則知水脈不遠，是以喜耳。」龍街道：「不得水脈，將中止乎？」廣望君道：「胡可已也。焚功多費時日耳。」龍街道：「後見水出又大喜，得毋頂上池水因此而盡泄涸乎？」廣望君道：「然。」龍街道：「然則，鬱周之降多分真矣？」廣望君道：「雖知其真，亦不可不防。」龍街道：「小將願領軍士上島。」廣望君道：「將軍老矣！有龍峰之捷，韓繼祖之藝居於前，方珠之勇力，武略之應變居於後，不得上則已，得上則必成功。」余佑道：「恐萬一不濟，再上殊難。」廣望君道：「水既涸矣，寇無能為。」龍街得令回船。查明將士，守到二更，方令飽餐上去。只見數十記過將士，帶定練繩，盤上島腰，垂下繩梯。龍峰腰插雙錘，率精銳由梯先登。韓繼祖令家將道：「取我革囊來。」家將取到革囊，韓繼祖帶於右肩，垂於左肋，短戟二隻，懸於兩腕，雙手挽著金鏈，盤旋而上。方珠等隨後亦上。見諸人猶在峰腰，問道：「如何不上去？」龍峰道：「昏黑，不能分別彼此，待天色微亮，按次而進。」武略道：「此地難以久佇，恐賊知覺，擠壓下來，如何支撐？豈不失此難得機會？」龍峰道：「說得也是。」令鬱周引路，迤邐曲折，漸到頂上。賊黨守口將士已經知覺，發起喊來。大眾盡起，火把照耀如同白日。龍峰使錘，繼祖發戟，率領銳卒齊進。數百賊兵如湯潑雪。方珠、武略到頂，寇眾已荊商議分作兩路剿殺，方珠、武略往南，龍峰、韓繼祖往北。

且說方珠、武略正行之間，忽見火光繚亂，賊眾大隊趕來。

方珠立定看時，石中使獨頭球，衛斯使渾金棒，當先殺到。武略使兩柄如意斧，敵二將不住，方珠向前，揮錘自石中肩後擊下，正中石中左臂，大叫連聲，棄球飛跑。方珠哪裡肯捨，放手趕追。見石中往前傾側，忽然不見。只道跌倒在地，大喜，趕奔向前，那知失腳墜入蓮池。這裡衛斯見石中受傷而逃，料難招架，撥開如意斧，回身便走。武略領得勝之兵隨後趕殺，猶如風吹敗葉，兩打殘花。看看將次趕著衛斯，忽聞隱隱有人喊道：「仲謀、仲謀！」武略停步聽時，正係方珠聲氣。令持火把隨聲尋去，卻在蓮池底下。池深岸陡，不能得上。武略問道：「將軍追石中，如何失足墜入此內？石中哪裡去了？」方珠道：「要石中容易。」道聲未了，只見如兩般泥水過去，嗒嗒聲響，落下大塊池泥，再照看時，卻係石中，已跌半死。武略大喜，另接繩救起方珠，隨捆石賊。方珠登岸，將甲冑衣履脫下，赤足領兵向前。

再說龍峰、韓繼祖同鬱周前進，昏黑不分西東，走入簳林之內，悉悉亂響，無數搭鉤攢來，龍峰見無亮光，難於辨認，急令退出簳林。鬱周已為鉤去。搭拗鉤錘卷地趕到，韓繼祖雙戟使發，直入鉤鏈裡挑撥，賊眾披靡，始退入簳林內去。龍峰道：「軍將疲勞半夜，且令加餐養足精神，天明方好破賊。」韓繼祖道：「雖得賊之糧餉，奈蓮池盡涸，何處得水？」龍峰道：「我先已令軍士各備竹筒，帶得水來。」韓繼祖大喜，令互相資濟。眾軍各尋鍋灶造飯。正炊熟時，賊眾大至。龍峰道：「我先帶二百兵士迎敵，將軍同眾飯畢即來相換。」繼祖答應。

龍峰不問好歹，揮錘直擊。向前看時，槍刀如麻，衝殺恐多傷軍士，乃靠牆列陣，挺身在前，拒而不攻。霎時間，韓繼祖喊道：「吾來也！」發戟領兵，出於陣前接戰。龍峰率眾食畢隨出，分頭迎擊。無奈敵人眾多，前者敗去，後者又來。龍峰使發雙錘，分開各般兵器，闖入賊中，奮力擊殺。韓繼祖領兵隨入，將士拼命鏖戰多時，賊眾抵擋不住，始行退回。

天色微亮，乃同韓繼祖率眾追逐，殺敗簳林餘賊，奪回鬱周，直趕向前，天已大亮。但見路徑歧雜，池巨塘寬，花垂葉萎。韓繼祖道：「幸虧晚間昏黑，為賊所阻。若是乘銳進追，鮮有不失誤者。」鬱周指道：「前面隱隱樓台，便係賊眾巢穴，須要小心。我去引後兵接應。」龍峰允允，鬱周往後邊去。

龍峰等前進轉過樹林，見前面路口依林紮有大營，並無聲息。韓繼祖道：「此勁敵也，不可輕視。」龍峰道：「我二人雖不倦，其如將士通宵竭力何？且暫於林中加餐養息，以待彼至。軍士屯紮方定，對面營中忽然炮起，開門齊殺前來。韓繼祖令軍士各吃根艱，待將近時，始行迎出。

須臾，賊眾奔到。當先三人卻是陳英杰、郎堂皇、巴桑椿。

陳英杰使長刀，郎堂皇使耙，巴桑椿使鋼叉。韓繼祖先出，迎著陳英杰，郎堂皇使耙趕到助戰。龍峰領眾飛錘而出，郎堂皇便來戰龍峰。巴桑椿橫叉觀戰，見陳英杰戰韓繼祖正是敵手，郎堂皇抵不住龍峰，便舞叉來夾攻。龍峰兩柄金錘並無絲毫滲漏。鬥到深處，方將又撥開，耙已飛到面前，龍峰側身閃過，將耙擊下。郎堂皇收回不及，恰好碰著巴桑椿手背，打得稀爛。

巴桑椿大喊，棄叉逃回。郎堂皇驚惶失措，錘到不能抵當，從頭刮下，額、眼、鼻、口刮去半邊，跌倒在地。陳英杰見韓繼祖武藝高強，又折二將，料無勝理，虛晃一刀，跳出圈子，拼命飛跑。龍峰、韓繼祖率眾隨後追殺，賊兵分散逃竄。趕出林表，只見陳英杰如脫兔般往前奔跑。又聽得遠遠有喊殺之聲，韓繼祖道：「此必方珠叔叔等已到賊巢，我們快趕前去接應。」龍峰催令將士前進。

且說方珠、武略獲住石中，方珠渾身淋漓，盡行脫去，只著皮褲一條，率眾同武略飽食，趕奔向前。無奈地下竹椿石嘴，腳底難當，乃令四卒抬之而進。天亮時已到重樓寨外。牛達率眾倉惶殺出，武略揮斧迎入，衛斯領眾賊將圍裏將來。方珠正到，見武略抵敵不住，乃下地揮錘殺入。牛達望見，便舍武略來鬥方珠。賴大多揮鐵鎚照武略頭蓋下，武略隔開，便戰賴大多。一邊將士思量建功，一邊賊匪憤怒奪命，只見喊殺連天，爭聲盈耳。方珠等將士雖勇，賊黨拼命更凶，各負重傷，始終寡不敵眾。正在危急之際，恰好龍峰、韓繼祖齊到。龍峰率眾當先，繼祖後進。斜刺裡，賊將佟通工挺槍刺來，韓繼祖左戟勾住槍，右戟迎面掃去，佟通工棄槍而走。韓繼祖趕上，攔腰夾入陣中，擲於地下墊腳以視敵將。見龍峰雖來，賊眾四面奔集，氣勢猶盛，乃左手持住雙戟，右手向革囊內取出青錢，旋足轉身，看賊將之凶勇者，向五官擊去，無不應聲而倒。片時間，賊目盡喪。牛達、衛斯等亦俱受傷被擒，餘眾亂竄。武略道：「只誅有名匪首，餘蓋不論。」賊兵聞言，盡行拜伏。方珠問降兵道：「賊黨盡在此乎？」降兵道：「有

苟新、郎費、杭琮、何海出巡，不在此內。」武略令道：「可將賊犯踵筋割斷。」方珠道：「龍峰、韓繼祖可各領未傷兵士分搜餘黨。」二將去訖。

只見鬱周領得兵士上島道：「小人下去請兵接應，廣望君道：不須添兵。可著三百軍士帶水上去應用。今止領三百軍士負水前來。」方珠道：「島上賊所儲水亦都用盡，正愁乾渴，來得大妙！」令備筵席。龍峰等搜得婦女女童，先後俱到。乃款待將士傷重者先飲，再將賊眾積聚珍寶分作五股：三股解下島，一股派給將士，一股視將士受傷之輕重與之，以酬其苦。

宴畢，令負水軍士先將賊犯負去條下，然後搬運珍寶，二天而畢。池中漸漸有水，蓮葉蓮花又漸豎立起來。方珠乃令鬱周同傷重各將士在上島調養，自同諸將高唱凱歌下島。

且說廣望君見賊已破，即令用絮團堵塞穴內流水，再壘石塞口，蠟粉固封，所以島上有水，蓮花復活。當下，方珠等繳令，廣望君令按簿查驗，賊目少卻六名。武略道：「有四名在逃，搜尋無獲。」廣望君道：「內有陳英杰，乃極要之犯。所逃四名，昨晚見降兵內有四人神色異常，因令穿鎖，已經拿祝所未獲之陳英杰、何海二犯，只訊四名便知。」武略領命去訖。

乃令將受青錢傷之各賊犯，用鉗取出青錢。斯須時候，漸漸哼哼喊叫，肢體動遙只見武略慌來稟道：「昨穿鎖之四犯，連人帶船無蹤。」廣望君怒道：「守將是誰？如何連船開逃都不知得？」龍峰跪下稟道：「是小將地界。」廣望君道：「因公離汛，姑寬免罰。可同韓繼祖務追獲來。」方珠稟道：「西南係本國境界，賊犯諒必逃往東北。」廣望君道：「可帶船十隻，由東北追尋。」二將領命而去。再令將眾犯穿鎖，分置各船，又使醫官送藥料上島，同鬱周調治受傷將士。心內因六犯逃脫，甚為惱怒，想龍峰、韓繼祖雖追向前，知不能擒得否？掐指算時，拍案大怒道：「賊匪果然狡猾，六賊同船逃去，並不往東北，反往西南。我今帶武略前去追擒，方珠可解各犯回都。龍街同諸將待五日後島上將士痊癒下來，留軍三百名交鬱周權守金蓮，龍街領軍回都。」龍街等遵令。

武略上快船，帶十隻隨行。正係東北風，絞足帆篷，如飛如驟，二鼓時分到得豪豬洲，要折回西北，卻係頂風，令下錨停泊。早開行，武略令水卒分班踏輪，每船八輪六十四槳，二卒運一輪，輪旋槳轉，前進如馳。第三日行到中時至五沙島，望見坡上人眾叢集，岸邊許多船泊。武略稟道：「人船集聚，必有事故。」廣望君道：「且同上去看來。」武略令水卒牽過腳船，扶廣望君坐下，軍士划動，片刻到望樓邊，上岸分開人眾看時，卻是一位官員，衣冠異樣，坐在地上哭泣，左手懷抱著個小孩子，右手持著一塊白玉。廣望君問土民道：「這係何人？」土民答道：「這係硬水圍外滾入來的，不知是哪國人氏。早晨有許多木料板漂下，這個人抱著嬰孩睡在枕上，隨流淌落。看時已係死的，推他下水，卻又作怪，並不沉沒。因撈上岸，吐去腹內積水，漸漸哭的坐起來。」廣望君令取姜湯飲之，那人睜開眼睛，審視孩子已死定了，放聲大號。將手內物件拋去，放死孩子於地上，俯伏慟哭不起。

廣望君見所拋者卻是白玉，若玉形狀，令武略取來看時，上面鏤的「大宋受命之寶」六個篆字。廣望君道：「真傳國璽也。此公形容不俗，必非凡人。」乃近前挽起道：「先生休矣！事當從長計較。若徒傷悲，哭死亦於事無濟。」那人收淚，定睛視廣望君道：「此處係何地？足下係何人？」廣望君道：「不佞姓韓名速，此地係浮石國之五沙島。足下係何國卿相？姓甚名誰？」那人驚道：「聞歸墟之上有浮山，可到不可返，是此地否？」廣望君道：「正是此地。」那人氣擗踴大哭，不勝悲慘。廣望君待其哭定，乃問道：「足下為何如此傷痛？」那人道：「國亡君喪，如何不慟！」廣望君道：「足下國主何人？君因何喪？國因何亡？」那人道：「寡君姓趙，國號大宋。因元人背盟，恃強侵奪，土地盡失。泛海舟覆。」雙手拱指死孩子道：「此幼君也。」廣望君驚道：「姓趙，莫非香孩兒之子孫麼？」那人道：「然也。」廣望君大笑，那人詫異不解。廣望君笑了又拍手大笑。那人待廣望君笑定，始問道：「足下聞人國亡君喪而大喜若狂，其意何居？」廣望君道：「另有道理，不佞說來，先生聽了苦惱俱無。先生可將趙氏立國之後以至於亡，先詳告於不佞。」那人拭淚，細細自陳橋兵變直到杭州三日不潮，逐次告訴。廣望君聽畢，又鼓掌大笑。笑畢，問道：「足下知中華有閻丘仲卿、韓速乎？」那人想道：「此國初人韓子郵，焚燒歌苑，殺死功臣將士無數。苗軍師定計，於湖中擒置開封獄內。仲卿先生設計救去，路過浦口遭擒，復被解脫，嗣後搜尋無獲。太宗征幽州時，想起二公，高將軍懷亮啟奏，曾晤於銅陵。太宗命高將軍密訪，並無蹤跡，此事三百餘年矣，足下從何知之？」廣望君歎息道：「不佞即韓速也。」那人不信，道：「聞子郵先生目有六瞳，腦有九骨。足下道係子郵先生，閱歷高年，或三百餘歲，亦古來所有。至九骨六瞳，諒無變易。」廣望君道：「請足下驗之！」那人近前細看，復向腦後升起便帽，看得真切，旋身拜倒道：「求先生助一臂之力！」廣望君答禮道：「請起！如有力可助，我久不在此地矣。且請到國中見仲卿兄，再作計較。」那些看的人都聽呆了。當有五沙長聽得係廣望君，忙轉過來磕頭道：「五沙長民望叩頭。」廣望君令起，又向那人道：「先生貴姓尊字？」那人道：「學生姓陸，名秀夫。」廣望君道：「陸先生，不佞仍有公幹未了，不能奉陪，今使五沙長帶夫役十名，送先生往都中見亞公兄。不佞完了事務即來都相晤。」陸秀夫道：「願以禮葬亡君，再往都請亞公先生教。」廣望君吩咐五沙長道：「凡有費用，俱如陸大夫命備辦。開支島庫，報明於都中會還。」五沙長領命。廣望君拱手道：「暫違！」陸秀夫泣道：「國喪在體，不克從隨。」廣望君道：「把臂不久，請勿傷悲！」乃同武略回船，大笑道：「窺孤兒而奪之，復有奪於孤兒者。天道好旋，於茲益信。曾幾何時，冰消泡釋，往取千載不義之名！」說罷又笑。

武略稟道：「適問望樓汛兵，據說昨晚見有大船向西而去。」廣望君道：「可選將校十六名添此船上，不佞先行。將軍可將後九船水卒、錢糧器用，並於四船之上，隨後趕來。其五船令舵工、水手駕回。」武略得令，先選將校十六名，上廣望君船，不說如飛追去。

再說武略將五船健卒並上四船，錢糧食用物件俱照人數分來，令五船舵工、水手駕回本部。隨即揚帆上，直趕到晚，不見蹤影。甚喜水光如燈火一般，遠處亦隱隱可見。健卒分班踏輪，向前奔去。奇怪，船頭卻只繞往南邊，不肯向西。次日，盡力迎西冒進，人力勇猛，水勢剛強，輪傾槳斷，樁折楫摧。

忽然，座船如身在高樓墜下一般迅速，武略大驚。只見無數船猛競來爭搶，武略認得是汛地，令水卒呵叱，眾人知係本國官船，始行散走。武略令倩工購料修造，匠人來道：「五沙島有現成各件物料可以選用。」武略道：「路途多遠？」匠人道：「前面海中那帶平山就是。」武略驚道：「昨在五沙開船行了半日通夜，今朝打回不過片刻，比發腳處更遠，實在難解。」匠人道：「老爺們莫非闖入硬水圍被衝回來的？船未碎沉，便算難得！」武略道：「且往五沙島購傢伙去。」眾卒搖著折櫓，咿咿啞啞，不多時到了五沙口，見那陸秀夫仍在坡上哭，武略等上岸，到前邊向五沙島民回購物料，動工修理，半日，仍舊完好。只見匯源城文武都在那裡助葬，守城大夫蘇立，乃舊中岡城大夫蘇於之子，蘇子於中岡城外被寇殺害，島主訪其遺孤蔭襲上士。因其勤謹，數次升遷為匯源城大夫，卻係武備之婿，乃武略姪婿。當日見過，連忙向前行禮，問道：「大人緣何到此？」武略將隨廣望君，船被硬水沖壞緣故與蘇立知道，囑代具文詳樞機閣。蘇立領命，與武略仍上船趕去追尋。

再說島主自廣望君往金蓮島後，朝夕與武侯商榷國政，議論古今。一日接到本章題奏：「群凶就擒，令方珠檻解回都。猶有脫逃賊犯，分頭追拿。」島主大喜。數日後，西部匯源城大夫奏道：廣望君追賊過五沙島，遇漂下中華大宋宰相陸秀夫懷抱其主屍首並玉璽一顆，命葬於五沙島，令五沙長護送陸秀夫來都，廣望君復去追賊。島主道：「抱主帶璽而來，必是忠臣，可命延入上賓館。」武侯道：「中華人氏與臣同鄉，臣往視而探訪之。」島主允奏。

武侯出朝行到館中，陸秀夫聞知，迎出拜見，泣訴元兵兇暴欺凌，懇求良策，復國報仇。武侯即道：「此地只有來的，並無去的。不佞經營五十餘載，未得一策。先生且放心安居。」乃將天時、地利、人事及所經歷，大略說知。陸秀夫歎息道：「似此亦無可如何。明公於茲土五十餘載，中華已是三百餘年，學生今惟請往五沙島終喪守陵，以盡報國未盡之心。」武侯道：「且過數日，奏明島主可也。此處未免孤寂，請移榻於敝寓，詢詢故土近事如何？」陸秀夫依允，武侯攜手共車載回，互相諮詢，嗟歎不已。

次日，島主召問，武侯別了陸子入朝。島主笑道：「今據蘇立奏稱，有大船自上水湍下，汛長使查，那船不受，將兵殺傷。汛

長乃令勾拽上坡，舵工、篙師、水手等人俱爭拜伏，只有六人拼命格鬥。後蘇立領軍全部抓獲，正係陳英杰等六名，隨即檻解來都。」武侯拜賀。島主道：「反賊正法，應有首從之分，命墨珠會司寇妥議。」武侯道：「臣有愚見。昨與宋相陸秀夫盤桓，觀其學問治博，天性忠厚，大可任用。請命司寇將各犯名下注清，使墨珠持往，請伊擬，以觀意見。」墨珠道：「適在朝房，見冊內俱注明白。」島主道：「汝即捧去。」墨珠遵命，捧冊出朝。島主道：「連年耆老凋喪，相臣變理，責任匪輕，殊難付托。今與先生枚卜，先生請勿隱。」武侯道：「臣受恩深重，敢不竭素所知，以報涓埃？」島主道：「石仁如何？」武侯道：「色厲內荏，信道不篤，無相德也。」島主道：「尹合如何？」武侯道：「德有餘而才不足，非相器也。」島主道：「已往之最賢者、將來之可托付者，先生為寡人言其大略。」武侯道：「臣未見者，臣不敢道。所見已故最賢者，莫如器缺、顧復、西山。現在存者，平無累老而多病，後進之可托付者，中大夫谷裕、下大夫華留為之冠，陸秀夫亦係相才。」島主道：「王右泉何如？」武侯道：「疾惡太甚。相者，相其才其德，制服而安布驅使之，若盡求全責備，國內幾乎無人。」島主道：「善哉，人才之難得也！谷裕、華留善道願聞。」武侯道：「谷裕精明內韜，臨事虛心，將相器也。華留情性光明，始終不易，百僚表也。」島主道：「先生及韓駙馬諸子，皆英俊可喜。」武侯道：「臣同韓速，富貴已極，勢位非輕，願主上不必以『將相』二字為榮寵，永著為令。」島主正欲再問，只見墨珠捧冊回來。島主道：「辭未擬乎？」墨珠對道：「奉命傳諭，陸子初辭道：『流離顛沛之人，何堪與軍國大事？』臣言：『父親事務不遑，轉托代擬。』始接冊子展閱，定為三等。」島主道：「牛達定擬極刑？」墨珠道：「牛達雖罪在不赦，仍有可原，定在三等。」島主訝道：「必有確論。」墨珠道：「所論亦是：言牛達等一千，天性兇頑，處於無可自新之地，又遇不法之徒團聚為伙。若國中無暇，亦奚從獨獵？既有吏虐民貧可乘之釁，乃突然竊發，不盡誅夷，難為允當。石中等一千人犯，世居國土，食國祿，惟知依權附勢，營求貴顯，事敗而反，為賊股肱。非加賊一等，不足以盡其辜，何海等一千人犯皆職掌生民，自應愛民如子，乃視為魚肉，百計以竭其脂膏矣。夫國以民為本，民窮則國壞。偶逢歲凶，民即流離，其罪已不勝誅。及賊未至，迎降送款之不暇，此豈有倫理者？應加石中等為一等。」島主喜道：「此皆誅心之論，依擬施行。」武侯道：「其餘俱可依擬，惟牛達應從重論。世受國恩，父為叛臣，雖正國法，恩赦其身，不思精忠報國，乃煽結首亂，實與內臣之叛逆無異。」島主道：「先生所論極是。賴大多、石中等盡行梟戮，牛達及何海等盡行磔戮。命司寇辦理，來朝告廟，再命司天卜吉，命司禮將向年百島貢到奇珍異寶昭告太廟。」三部奉命去訖。

原來，自廣漠洲屏風島破後，牛達等逃避金蓮島時，浮金使上大夫燭光天特來聘賀，饋送香珠、玉筆、達心箋、包羅硯四樣國寶。那香珠產不夜湖，寸寸如荔枝大，平常並五香馨，惟逢污穢時行不正之氣，則香味噴發，邪氣辟除。那玉筆是軟玉造成，放之可為徑尺大字，收之可於芥子上畫像鬚眉，千年不禿。那達心箋，係浮金東南峻谷名曰朝華谷，谷後產細藤，生五色垂絲海棠，收其花瓣，於氤氳河漂造成箋，用水書字，以傳信息。惟所與者看得明白，他人則見箋不見字。那包羅硯，產於懸岩城潭內，任濃磨五色，悉行收入，無跡無影。凡取用財，惟將各色舊筆舔取，要紅即紅，要黑即黑，青、黃、白皆然，每年只須磨一次。四件皆浮金之寶，因修好多年，且叛賊內亦多浮金犯臣，所以格外恭敬，遣使饋來。因而八方有名遠近島嶼洲沙，不下數百，盡來進貢，多有舊時寶史未載者。其中最難得的曰祥光屏。此寶乃尾閭峰上神蚌殼，雖每年退落一次，俱係碎細粉屑。惟君聖臣賢，風淳俗美，始有全殼脫下。

本年九獅島撈得一塊，不敢收藏，遣首領進來，長計七尺，寬計四尺，厚計三尺。其陽面光明如鏡，夜則百步之內雪亮如晝。

照人卻有影無形，面目不分，肢體不辨，惟五臟六腑顯然，疾病皆見；其陰四面黝黑，凡山川草木、花卉鱗介、禽獸蛇蟲之類，奇形怪狀，無不備具，過於九鼎。其間最怪者曰百物備，又名百味備，產無葦島上，體圓如甕，有五角，分五方，凡百房，每房各得一物之味，任憑多剉，隨即長復。惟百房兼取，則隨風消化。僅有心存，置於島頂，受風雨精華十年復原，又可剉鱗相傳是伯公所化，上天因其讒殺忠臣，喪君滅國，一沉不足以蔽其辜，故罰永遠受凌遲之罪。其餘返魂香、消愁樹、還少藤、易筋草之類有益於人者，不勝屈指。

當時，島主欣然道：「寡人並無大德遠被島嶼，今咸來庭。寡人欲昭告於太廟，諸卿以為何如？」太史獨孤中立道：「八方嶼島各將夙昔求而不得之寶進上，臣竊謂各寶係稀罕之物，然非如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之不可須臾離失。今遐邇各處，咸盡其悅服之誠，爭趨進獻，實德政仁聲遠被廣播所致。自立國以來，未有之事。但歲謹饑，民戶未復，寇亂瘡痍未平，諸匪犯尚未授首，昭告之後，必布示遠近，須無毫末未協。觀之此時，尚未可行也。」島主聞言而止。今國泰民安，風調雨順，諸犯盡擒，島主記其前言，是以一並命行。再問武侯道：「寡人欲爵陸相公，不識可否？」武侯道：「秀夫忠貞才幹，俱可托付，但此刻心神未定。昨日臣誘之，彼以曾與廣望君訂定，待來都時晤過，則回五沙守陵。」島主道：「此事另有辦法。寡人使太監召見，以慰思慕。」武侯道：「臣去召之。」島主喜道：「又勞先生。」武侯出朝。回府到書房內見陸秀夫道：「主上思慕甚切。」陸秀夫道：「凡入親友之室，尚請其尊長拜見。豈有踐其土而不朝其君乎？但身有重孝，心亂如麻，殊為不便。」武侯道：「見面議之，應無不從，先生其毋吝步。」陸秀夫道：「明公之命，安敢有違！」武侯乃攜手共載入朝。陸秀夫見著島主，哭拜於地，島主慌來扶起，慰道：「相公之苦，寡人盡知。武侯、廣望君皆上國來者，其志相同，其事相類，寡人皆暫屈辱，相公其肯降格同寡人游乎？」秀夫泣道：「忠臣不事二君。主上不棄外臣，外臣何顏貪祿辱身，以貽先人羞乎？」島主道：「如武侯、廣望君，寡人俱不敢以臣位屈。虛其名號，有政則咨，平居皆如友朋。後因以公主妻二子，始有尊卑之別，武侯初到尊為客卿，今相公不棄，敢亦以客卿相屈？另於五沙島建造陵寢，立名哀陵，設太監二名，灑掃小監十名，護守軍士百名，歲時遣祭，以代相公之勞可乎？」武侯道：「主上愛恤體諒培植遠臣，可謂至矣！」陸秀夫道：「臣蒙恩撫恤，豈敢再辭！願守陵三年，然後從事，此其一也。客卿名號，斷不敢當！武侯學貫天人，明如皓月，臣乃螢火之光，相懸奚止天壤，此名何敢安居？」武侯道：「先生不屑居此，可另議名號。守陵三載，雖盡先生之心，然何若內監、軍士歲時遣祭之永遠不替乎？計此地三年，中華十五載；中華三載，當此地七月六日耳。先生其以七月六日終喪可乎？」陸秀夫道：「既在此地，安敢又較中華月日？」島主道：「寡人另有調停。南城門外，左有山莊，舊為行宮，後始移去。莊內頗靜，且多逸景。南邊樓台宏敞，猶存有殿。宋主死社稷，禮當尊崇。」今設宋主神位於中，相公於彼守喪，暇時修正國史。有所召問，入朝則以常服，往彼則以喪服，如何！」武侯道：「主上曲為周旋，可謂極矣，先生亦不必辭矣。」陸秀夫謝道：「受恩深厚，捐軀莫報！」島主大喜，命司禮大夫，於山莊依古禮儀制備辦。武侯同陸秀夫辭出。

司禮、司寇二部大夫呈上告廟儀注、寇犯罪由二冊。島主展閱儀註冊，即批如議。閱寇犯冊，問道：「各犯名下注『受錢傷被擒』，何也？」墨珠奏道：「冰珠之長子繼祖，天生矯健，幼時武藝深通，欲求廣望君傳授飛丸，廣望君見其帶有青錢，戲道：『汝能用錢於五十步打沒門環獸眼，百無一失，彼時告知。』繼祖遵命，退回即立竿於十步內習練。日視竿節，夜燃香頭，遂步而移。載半工夫，能於五十步內標打眉目，無分毫差錯。請廣望君看驗。廣望君道：『此亦無敵矣！何用他為？』並不傳授飛丸。繼祖加意習練，使擊樹木，錢盡釘沒，名曰飛錢入木。後以藥水煮錢，標中見血，人俱麻倒。今賊匪面注受傷，定係金蓮瓣子為甲，身上不得擊入，乃專取面部耳。」島主喜道：「技至此乎？來日察驗，便知真假。」島主正欲退朝，只見黃門官呈上本章，奏道：「有韓繼祖逾牆逸犯，船到西偏，知已全獲，回朝見駕。又有強弩將軍武略自匯源城飛章上奏。」島主命韓繼祖入朝見畢，島主展看武略本章，驚道：「據武略奏，廣望君不知逸犯擒獲，向前窮追，多天未返。武略使校駕船，分頭四處追尋，俱未得遇。現在飛檄沿邊員弁尋報，先此奏聞。寡人想，海洋茫茫，設有覆舟，將何以處？可急召延武侯商議。」侍衛值班烏修，奉命飛奔駙馬府，召武侯入朝。島主將武略本章交看。武侯指道：「據數看來，韓速已登彼岸，不在水中矣。無煩聖慮！」西青道：「墨珠卜《易》，判斷無差，請命卜知！」島主命墨珠道：「汝試呈其繇詞。」墨珠退於朝房，焚香布卜，將繇詞呈上，島主看道：「滔滔巖巖，胡危胡安。一時渙釋，千載金蘭。」

乃交武侯看道：「據此繇詞，係水而陸，危而後安。想繫住於嶼島，散而復聚之兆。」武侯道：「誠如聖諭。」島主道：「寡

人命大臣追尋，何人可去？」武侯道：「諸臣各有職事，臣甚閒散，應往追尋。」島主道：「國事皆賴先生贊定。寡人覺近日親炙，胸懷益加爽朗，欲於來年令太子監國。之後，先生亦令青珠監雙龍，韓駙馬亦令火珠監天櫻留先生、駙馬、公主在都，朝夕盤桓，徜徉山水。今見墨珠繇詞，有『渙釋』字面，駙馬歸與不歸，尚未可料，豈可又任先生遠去？」武侯道：「臣等此去，可晤韓速，不久一同來國。若他人去，俱屬無用。」島主道：「墨珠可將朝內諸臣盡數卜之，待寡人定奪。」墨珠道：「逐次而卜，恐費時刻。主上久坐勞頓，請焚清香，將諸臣姓名各寫方寸紙上，置玉瓶於香案中。主上卷摺入瓶，祝告彼蒼，用竹箸拈取是何名字，則著前往。」島主喜道：「如此更為虔誠便捷，汝可寫來。」墨珠回到朝房，照廷臣名冊分寫，寶庫司取出玉瓶、竹箸，太祝焚起清香，墨珠呈上各名，島主驗過，折疊投入瓶中，虔誠禱畢，用竹箸伸下來夾起一個，展開看時，卻係仲卿名字。復行採取，竹箸出瓶，卻是空的，不勝驚異。再把瓶內眾卷傾出，將仲卿名紙同入瓶中，又下箸夾出看時，仍然是仲卿摺子。島主大笑，將名字與諸臣看。武侯亦笑道：「可見數不可逃。」只見內監奏道：「三公主後宮見駕。」島主攜著瓶繇詞、本章，道：「武侯可同入宮。」武侯隨進。三公主朝見島主，武侯朝見廉妃娘娘，又與非霞公主見禮。娘娘道：「公主聞繼祖回府說，邊將奏駙馬因追賊匪，日久無有音信，是以著慌，入宮詢問。」島主道：「寡人料道公主係問此事，本章並繇詞皆在這裡。」宮娥接去，三公主同看畢，非霞公主道：「據此看來，駙馬無恙，但有渙釋字樣，雖不死別，亦應生離。」鎮國公主道：「幸有『一時』二字，猶不至此。」非霞公主道：「『渙釋一時』，則可無憂。今係『一時渙釋』，乃聚結既久，頓然解散之義。」島主道：「武侯欲去追尋。」非霞公主道：「何不另命大夫前去？」島主乃將對天虔禱、竹箸三夾虛實的話，細細說與三公主聽。

非霞公主垂淚道：「數已著定，事非偶然。」安國公主道：「生離究竟勝於死別。既知數定，不必傷悲。」島主道：「吾兒勿悲！」

武侯此去，定有分曉。」非霞公主道：「所悲者非止一人也。」廉妃娘娘問武侯道：「武侯，尋著駙馬速回，以免諸人懸望。」武侯道：「臣選駿馬前去，省得車船遲緩。尋著急歸，不致有誤。就此告辭。」安國公主道：「君侯可佩寶劍，以防不測。」武侯道：「數理不須武備，可無庸帶。」鎮國公主道：「外日西大夫送到白馬一匹，說係方珠於新沙地方捉獲，囑彼送回。君侯欲求駿馬，何不乘之？」武侯道：「且回去看驗。」島主道：「已將薄暮，明早起程可也。」武侯遵命，出宮回府。鎮國、安國隨後亦到。問道：「馬在何處？」鎮國公主道：「現養後廄。」武侯同二公主往看。到得苑門，便聞嘶聲清越。武侯喜道：「真駿騎也！」安國公主道：「此馬飲水，不食草料，未知何故？」武侯道：「想因不潔耳。」入苑看那馬，超躍復嘶，昂起頭來，足高九尺，渾身如毫光一般，毛盡卷團，鏡光似白，並無雜色。只是瘦骨如柴。武侯令以潔淨水、粟飼之，頃盡粟一石。武侯大喜。墨珠持雕鞍錦韉、玉勒金鑣施上，始同出苑，回府飲宴。

次早起來洗畢，墨珠稟道：「《浮山統志》已經告成，國史亦俱修竣，孩兒無事，願隨父親前往。」武侯道：「此馬迅速，無騎可及，汝不必去。」墨珠含淚退下。

武侯出門，二公主、墨珠、韓繼祖等送出西郊，武侯揚鞭道：「公主可回府罷。」說畢，帶轉馬頭，那馬張開四足，如閃電流星，超空騰躡，耳邊如潮水乘風，眼內似高巔墜地。直至中時，未曾步止。已到盡邊，一派大水，洋洋無際。正欲勒馬下來，哪裡勒得住！向海中直竄。武侯大驚道：「呵呀！」那馬早已馳到洋內。正是：淵水不慎羞曾子，禍福難分信塞翁。

未知入海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